

史記論文

野戾書贈

新學堂

PDG

史記論文 第八冊

武進吳見思齊賢評點

山陰吳興祚留村參訂

司馬相如列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詞賦之源學擊劍。陪故其親名之曰犬

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

也。一相如之才而以貲進以武官故曰非會景帝不好辭賦。輕輕先點出詞賦景帝

詞賦也。其好也爲相如一數爲世道一歎會景帝不好辭賦。輕輕先點出詞賦景帝

作引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引出許

之客爲相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游

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先伏子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固以貲

也倦游家貧文章與阿堵勢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

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觀下臨邛令之待相如雖古之好賢下士

不聞臨叩令少為周旋故
先著繆為恭敬以道破之
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

謹肅為恭敬臨叩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

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召相如是為令客為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

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叩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寫繆為相如不

得已彊往正寫相如落拓胸襟蕭然世外文人雅一坐盡傾前寫臨叩令程卓卓氏

一至則風流文雅照映四座衆人為酒酣臨叩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

娛奏琴妙自娛妙不然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文人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

寡好音醴吾嘗惟卓王孫此輩人何以有文君之女豈芝草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

琴心挑之今又起一頭插入文君寫作鼓琴心事即作鼓琴注脚○前令繆為恭敬相

如之臨叩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又補相如之臨叩及飲卓氏弄琴方接鼓文君竊

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傾城豔質自同等閒千古情詞並未體貼至此

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

四壁立四字奇隋蓋一室中但有四壁卓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

一錢也。區區以錢較量蓋失節事小錢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又作文君久之不

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

賣其車騎。應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

滌器於市中。備極鄙態是慢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

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

材足依也。兩句亦是口頭解釋之語豈真知長且又令客是富牛口角獨奈何相辱

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

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寫得相如文君得意之極夫相如宦游而貧家業盡散

優游度日亦可以終老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遙接

賦矣故作一颺以起下文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故作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

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

許令尙書給筆札。一賦先縱一筆所云賦成奏之是請爲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

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

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先提明賦旨奏之天子。

此奏之乃賦成而奏也

天子大說。一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

衆。與使者出田。田罷。

先略序一段

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無是公在焉。

列出三人過詫者過烏有先生而詫

也。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

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

先虛序一段一篇大文搖曳而起

曰。可得聞乎。子虛

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罔彌山。揜免麟鹿。射麋脚麟。驚

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

先序齊事一段已具小賦一篇引起

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

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

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于後園。覽于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惡足以言其

外澤者乎。

又作一頓

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

以上總序事是第一節

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

者。方九百里。

以謙爲夸純以姿致勝

其中有山焉。先序其中其山則盤紆峩鬱。隆崇嶺峩。岑巖參差。

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垠。錫

碧金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琨瑀。瑊玕玄厲。瑛石武夫。一段其

中之山其土其石二段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江離麋蕪。諸蔗獐

是因山而附序者也且一段序其東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陲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

東則平陸燥則生葳蕤芎藭。薛沙青蘋。其卑溼則生藏蓺蒹葭。東薺雕胡。蓮藕菰蘆。菴蘭軒芋。

衆物居之。不可勝圖。一段序其南則有大江巫山故其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

推移。外發芙蓉。凌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鼉。一段序其西

水之中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榧枹豫章。桂椒木蘭。蘂離朱楊。攄洌櫟栗。橘柚芬芳。其

也法變上則有赤猿蠨蛸。鵷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蝮蛇羆豸。兕象野犀。窮

奇猥獒。一段序其北則茂林其上其下亦即茂林而言之也○中東南西北於是一

五段或單或重排偶之中各寓變化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

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鳥皐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爲御。案節未

舒。一段寫楚王車服卽陵狡獸。麟叩叩。蹇距虛。軼野馬而轉駒駉。乘遺風而射游騏。儵眇淒

冽。靈動燁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眚。洞曾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

地。一段寫專諸之倫手格猛獸

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

獸之恐懼。徼飢受訕。殫睹衆物之變態。

一段是楚王觀獵以上田獵是第三節

於是鄭女曼姬。被阿

錫。揄紵縞。雜纖羅。巫霧縠。襞積褰縞。紆徐委曲。鬱撓谿谷。粉粉徘徊。揚袍卬削。蜚纖

垂髻。扶輿猗靡。噏呷萃蔡。下摩蘭惠。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繆繆繞玉綬。縹乎忽忽。

若神仙之仿佛。

以上插序楚之嬪妃是第四節

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嬰珊珊之金隄。揜翡翠

射鵝鵝。微矰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鵠下。玄鵠加。一段弋鳥前是格獸也

怠而後發。游於

清池。浮文鵝。揚桂枻。張翠帷。建羽蓋。罔瑋琄。鈞紫貝。撻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

水蟲駭。波鴻沸。湧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

一段水族因前有大江清池神龜蛟鼉鰐鰐鱗孔鸞等字故又序此兩段補田獵之未備是第五節

將息獠者。郭璞曰獠獵也則擊

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班乎裔裔。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也

於是楚

王乃登陽雲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

而不下輿。將割輪淬。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

罷獵燕飲是第六節勺藥之和等句全破他割鮮染輪一

句應還前段

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

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爲
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
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
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
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一段議論且齊東有巨海。南有瑯邪。觀乎成
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
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蒂芥。若乃俶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恠鳥獸。萬端
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敘楚事甚詳。前序齊事甚略。乃于篇後補序一段。反振挽合。以作章法。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能復何
爲無用應哉。一借鳥有先生之論作一結。是第七節子虛賦完。無是公听然而笑。以下上林賦起相如分作兩篇。史公合之極是。曰
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
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
可也。只接齊事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

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雙接齊楚下。歸到天子。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入上林事左。

雙接齊楚下
歸到天

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

林入
事上
左△

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

前東西南北序一雲夢獨詳此東西南北兼
四海八荒獨略法變蒼梧西極丹水紫淵

終始霸澹。出入涇渭。酆鄙潦滲。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八川分流。相背而

異態。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泱莽。

之野。汨乎渾流。順阿而下。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湧滂濇。漚浮漚密。

汨。漚。測。泌。滴。橫。流。逆。折。轉。騰。激。洌。澎。鼻。沆。瀼。穹。隆。雲。撓。輓。瀾。膠。戾。踰。波。趨。浥。莅。莅。下。

瀨。批巖衝壅。犇揚滯沛。臨坻注壑。灑潏實墜。湛湛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潏潏淈淈。

沸。馳波跳沫。汨急漂疾。悠遠長懷。寂寥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灑澹潢漾。安翔徐徊。翫

乎瀉瀉。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魼鱣蜥離。鯢鱖鯪鯀。禺禺鱣鮒。捷鱗

擢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謹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玃璫江靡蜀石黃磬水

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濔盪。叢積乎其中。鴻鵠鷗鵝。鳩鵲鸚鵡。鴟鵂鵙。日煩鶩鷓鷯。

鷗鷺羣浮乎其_上。

此則其中其下變冠在上

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掩薄草

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一段言於是乎崇山巖嵒。崔巍峩峩。深林鉅木。嶄巖峩峩。

九變巖巖。南山峩峩。巖陀巖崎。摧崙崩崎。振谿通谷。蹇產溝瀆。谿呀豁問。自陵別島。

歲魄畏瘳。丘墟崩崑。隱嶙鬱崑。登降施靡。陂池獬豸。沈溶淫鬻。散渙夷陸。亭臯千里。

靡不被築。掩以綠蕙。被以江離。糝以蘼蕪。雜以流夷。專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藁本

射干。茝薑蘘荷。葳橙若蓀。鮮枝黃礫。蔣茅青蘋。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

披靡。吐芳揚烈。郁郁斐斐。衆香發越。盼蠻布寫。晻曖苾勃。一段言山前賦山在前

在後前山詳水略此水詳山略變法。○此賦序山水是第一節。於是乎周覽泛觀。瞋盼軋沕。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

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牖旄獬犛。沈牛塵麋。

赤首圓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獸則麒麟角端。騶駼橐駝。蜚

蛩驪騫。馱馱驢騾。其南其北與前賦同止序南北與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

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纒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夷巖築堂。壘臺增成。

巖突洞房。俛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閭闔。宛虹拖於楹軒。青蚪蚴蟉

於東箱。象輿婉蟬於西清。靈囿燕於閒觀。偃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

過乎中庭。槃石振崖。嶽巖倚傾。峩峩磔磔。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璿玉旁唐。

璿煥文鱗。赤瑕駁皴。雜重其間。垂綏琬琰。和氏出焉。一段序 宮館於是乎盧橘夏熟。黃

甘橙。棣。枇杷。檮。柿。檟。榛。厚朴。枏。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鬱棗。搭。椶。荔枝。羅乎後宮。列

乎北園。貽丘陵。下平原。楊翠葉。杕紫莖。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

櫚。華汜。檟。櫨。留落胥餘。仁頻并閭。欂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

葉後茂。攢立叢倚。連卷累危。崔錯登歆。阡衡閭阡。垂條扶於落英。幡纒紛容蕭。蓼。旖

旎。從風。瀏莅崱吸。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柴池。莛。虎。旋環後宮。雜遝累輯。被山緣

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一段序 果木於是玄猿素雌。雌。攫。飛。鷗。蛭。蜩。蠓。蝓。蜃

胡。穀。蛇。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天。嶠。枝。格。偃蹇杪顛。於是乎踰絕梁。騰殊

榛。捷垂條。踔稀間。牢落陸離。爛曼遠遷。一段序 木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

宮宿館客。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一段總結 上四段 以上 序 上林苑內是第二節於是乎背秋

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蚪。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驂乘。

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獠者。江河為隄。泰山為櫓。車騎雷起。隱天動地。

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一段序鹵

生貌。豹搏豺狼。手

熊羆。足野羊。蒙鵩蘇。綉白虎。被豳文。跨野馬。陵三變之危。下積歷之坻。徑陵赴險。越

壑厲水。事多語疊。故中下數語間之。推蜚廉。弄解豸。格瑕蛤。鋌猛氏。冒腰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

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

率之變態。又下數語間之。然後浸潭促節。儵負遠去。流離輕禽。蹴履狡獸。轉白鹿。捷狡兔。軼

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繁弱。滿白羽。射游梟。櫟蜚蜮。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

矢分。藝殪仆。一段是獵獸。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飈。乘虛無。與神俱。麟玄鶴亂

昆雞。適孔鸞。促駿驥。拂鷺鳥。捎鳳皇。捷鴛鴦。掩焦明。一段是弋鳥。以上序田獵事。是第三節。道盡塗

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闔乎反鄉。蹶石闕。歷封巒。過鳩鵲。

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鰌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畧。鈞獠

者之所得獲。觀徒車之所鱗鱗。乘騎之所蹂若。人民之所陷躓。與其窮極倦欲。驚憚

懼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籍籍。填坑滿谷。揜平彌澤。以上序罷獵而歸。是第四節。於是乎游

戲解怠。置酒乎昊天。之臺。張樂乎轆轤之宇。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

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顓歌。族舉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鎗磬。洞心駭耳。荆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熳於前。靡曼美色於後。一段是音樂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嫺都。靚莊刻劒。便嬛綽約。柔橈嬛嬛。斌媚娉嫋。拙獨繭之榆。掩眇閭易以戍削。嫵婉徹循。與世殊服。芬香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綿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一段女色子虛祇說得衣服此乃兼及容貌妖冶二句指面便嬛三句指身獨繭四句指衣服芳香二句指氣味皓齒四句細分齒眉目色

授二句指意態撰語俱各工妙○以上置酒是第五節

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一段戒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爲農郊。以贍萌隸。墮墻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觀而勿仞。數語就上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爲始。一段發政施仁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

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圃。驚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狸首。兼

騶虞。弋玄鶴。建干戚。載雲罕。掩羣雅。仍用車馬射弋事與前映帶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

翔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

之時。天下大悅。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

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一段與仁慕義仍點獵一句繳還通篇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

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

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

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

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一段反振收完兩賦以上曲終諷諫是第六節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

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一賦奏。天子以爲郎。無是公

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

理所尙。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又撮數語作論斷二賦太長故以收束之相如爲郎數歲。間會唐

蒙。使畧通夜郎。西越。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軍興法也誅

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

巴蜀太守。蠻蠻自擅。不討之日久矣。勞頭一句便歸過于蠻彝即為漢武解釋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

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先寫中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

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

後寫四海賓服南蠻之君。西犍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

義欲為臣妾。贊為南彝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又為南彝寬兩句是夫不順者。

已誅。而為善者未賞。越番禹為善者南彝西犍也故遣中郎將往賓之。說得平發

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往賓之掩飾

衛使者掩飾與發不然恐有兵革戰鬪之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

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上

半篇正文交卸處乃以兩非也竟作兩對一則出脫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

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

怒心。如報私讐。一路氣勢濃郁說邊郡之士正指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

巴蜀異主哉。一掉即打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又一故有剖符

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于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

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于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

野草而不辭也。後半篇大約是兩段今奉幣役至南彝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

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

也。又作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

宜乎。一段是責備巴蜀之民責備處輕陛下愚使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

此。兩語又總結通篇有司句責唐蒙結完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

以不忠死囚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始序遣使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

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一。仍歸到朝廷德意相如還報唐蒙已畧通夜郎因通西南彝道發巴蜀廣漢卒作

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告諭未周通道如故蜀民及

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彝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

妾請吏比南爨不便者巴蜀願通者南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

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于南爨天子以爲然正見

相如本意故告諭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

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爨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王吉尙在否

蜀人以爲寵又爲相如寫一段貴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程鄭亦在也皆因門下獻牛酒

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尙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

又寫此一段形容富牛肝肺如見蓋前以錢財作驕態終以錢財作司馬長卿便畧

定西爨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犍柯爲

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一句寫相如建功立業處連寫十

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爨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

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

之意前寫通南爨寫出使書錦寫卓王孫輩勢利寫相如建功事多湊集其辭曰漢

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說中國寧謐只